

重读一条街的历史情境

关系的发生指向一条街的兴衰，没有它没有眼泪，也没有记忆。

我的生命里有街道吗？有，有一条。你走过这么多地方，生命里就只有一条街道？是啊，像谈过很多场恋爱，心里真正深爱着的就只是一个。

翻箱倒柜，想找一张旧照片，证明我和这条街的关系。结果，连半张照片也找不到。怎么可能找到呢？小时候，家里连架相机都没有。对街有一家照相馆，我们一家人几年才过去拍一张全家福。后来相馆关门了，是没人去光顾吗？这条街上关门倒闭的商店还不少；还有火灾、淹水、车祸、华人跟马来人起冲突……这条街的历史跟岛国的历史还有我们家的历史，其实已经很难分得清楚了。没有照片并不表示我们之间没有关系，一段关系若只能用一卷人造胶卷来确定，未免虚假。

怎样证明你曾经在这条街上生活过？你强调它是你生命中惟一的一条街道。

宽衣解带，你想看我胸口上的伤疤、背上的刺

青，还是大腿上密密麻麻的针孔？你一定要失望。我的样貌跟这条街有差距。

不要误会这条街。它不是罪恶的深渊，尽管“黑白两道”在街巷里活动；隔壁是做“马打”的、某某伯的儿子是“暗牌”、后巷一户娘惹专收“十二支”、那个残花败柳一定是“打炮婆”、头发乱得像扫帚的“三星仔”最好别惹、我们家是邻居口中的“二叔公”。你也许无法理解引号里的“词语”。对不起，我不愿做注脚。生活在这条街上的人自然就懂，不是这里的人懂与不懂跟这条街无关。

你可以把我想像成一个“江湖女子”。虽然我小时候长的白白瘦瘦，弱不禁风，动不动就哭，但是母亲用一句很精准的形容词“无声狗咬死人”来比喻我的脾性。

说到狗，其实这条街上还有猫和老鼠，蟑螂更不会少。独立前后的岛国，哪一条街没有这些家伙，它们比人还要熟悉街上各家各户的底细。破晓之前，哪一户人家的垃圾桶没被它们彻底搜查

过，那家人的日子想是过得不好。这些家伙的存在不是今人忧心的环境污染或卫生设备落后，而是一条街兴衰的象征，生命在此以各自的能耐延续。

我们家打蟑螂、打老鼠、打猫，也打人，就是不打狗。因为狗以亲昵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总与这条街脱不了关系。

你对这条街还有兴趣吗？还是……也许我一厢情愿，你对一个跟狗相像的人好奇，对吗？

107

隔绝空间隔绝不断想像，游戏潜伏在意识里，随时伺机突围。

小时候，母亲不让我们上街玩，连下楼都要挨打，后来干脆用铁链子把我们拴在桌子底下。我觉得自己是狗，楼下的那条街是毒蛇猛兽，对着街的窗口变成我的眼睛，窗上的铁花坚定的划清我跟街的界限。我还能做什么？被铁链子拴着的狗，丧失行动的自由，还有游戏的念头吗？

倚着窗，观察和想像替代了上街的游荡，我跟街用这样的方式厮磨。这是母亲管辖不到的场域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，无从计算，或许大部分的童年和某段迷惘落寞的青少年。无知困惑的眼睛四处游窜，街景、车辆、行人、流动的、停滞的、平庸的、变换的，都在我的思维里组合拼凑、或放大缩小、或移位调转……数十年后，这些零散的“画面”没有褪色，反而拼凑成一条街的历史记忆。

有一天，看到弟弟家里的猎犬倚在阳台的栏杆上向楼下张望，突然觉得这背影很熟悉，感触极深，原来狗跟人一样需要游戏的空间。

这条街跟岛国其他稍有年岁的街，那种四十不惑的街相似。越铺越平坦的路面，早期双向行车，交通混乱，证明马路如虎口。后来改成单程车道，车辆川流不息，灰尘和噪音伴随我长大。我们家这排店屋是街上相对来说变迁最少的建筑，三层楼高，外观平实。屋前的五角基往来的人越多店里的生意越旺，隔着一米多宽的沟渠就是马路。

孩子在这里没有游戏的空间。不过，小时候的我们有超人的创造力。

在街上“跳沟渠”是创造力的表征。玩这游戏可以证明你身手敏捷，另外暗喻你有一双修长的腿。落入沟渠当然糗，但是流血不哭象征一种“胆识”。跳沟渠不能让母亲发现，但总有人会告密，也许是膝盖上的伤疤泄漏秘密。母亲会在腿上多加几道鞭痕，使我们牢记“跳沟渠”的代价。

母亲凭什么给街上的游戏盖上罪魁的“印戳”？她管教孩子的策略，让我一直错觉自己长一条罪恶的街巷。

“罪恶”到底是什么模样？大人都忌讳谈论。我的想像就是走在街上无缘无故被人追杀，然后砍成七段八段，血流满地，一命呜呼。母亲说不让我们上街玩，就是不想我们横尸街头。这条街这么血腥吗？我寂寞的倚在窗前，等待流血的场面，我深信母亲的警戒。

叙述的策略颠覆了历史的真相，语境越谐谑，心情越沉痛。

七十年代的周末夜晚很无聊，午夜唱完国歌，电视台就用四种语言道晚安。我躺在床上，瞪着白亮亮的日光灯，期待午夜电影散场。那时家斜对面有一间规模不小的马来戏院。母亲当然不让我们去那里看戏，理由是看完戏后头上会长虱子。你意识到其中的种族观念吗？午夜，戏院散场了，该发生事故……我竖起耳朵，渴望一股“骚动”的声响。突然，砸玻璃瓶的声响传来。一个翻身，从床上跳起，冲到窗前，往外一望：漆黑的街瞬间变成厮杀的舞台，玻璃碎片四处飞溅，有人挥拳有人挨揍，有人流血有人吼叫，该捕捉哪一个片段呢？眼珠子忙得不亦乐乎。紧接着，警笛响起，警车驾到，滋事者像蟑螂、像老鼠没命窜逃，被逮着的猛吃警棍，接着送警察局吃“黑豆饭”，后话是大人说的。夜深，电影落幕，街上一片狼藉。

这是小时候最不愿错过的“午夜电影”，从中

我理解“暴力”的含义，却不可自拔地期待“午夜电影”的上场。每次跟人说起这条街，导入“午夜电影”的语境，我就兴奋异常。听者以为我在讲述故事，其实我在建构历史。一直在疑惑我是喜欢“电影”，还是恋上“暴力”？

记得在一个课堂上，揪起一个衣衫不整的男生，用手指戳他的胸口，告诉他要在我的课堂上撒野耍赖，先去打听我是从那条街上来的。他呆住了。怎样，不爽啊！没见过这样说话的女老师？此后，在外头碰到他像阿飞的模样却必恭必敬的叫我老师。“以暴治暴”，是这条街给我的力量吗？

不要把责任推卸给街。你如果爱它，接受它给予你的一切；温馨的，残酷的。像小时候给弟弟用石头砸破额角、剪刀划伤手臂，流血哭泣过后，在兵捉贼的游戏里，我情愿扮贼，让他满足当警察的欲望。

心甘情愿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解释的。

四十年前，母亲是心甘情愿来到这条街上

的吗？

我觉得她把街上的人都认定是“坏人”，做什么事背后都隐藏着一个“意图”。小时候听母亲跟人谈话，她曾建议父亲搬到对街的亚答屋居住，因为那里经常有“火烧”，如果屋子烧掉了，就可以分配到政府组屋。我明白什么叫“意图”了。那个年代住政府组屋是很高档的，可以坐电梯，有高人一等的感觉。

对街的变迁比我们这边大，或许就是“火烧”的次数频繁吧。

印象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深夜。熊熊火焰把夜空染成腥红，浓烟呛到我们这一边，火场中发出“霹雳啪喇”的声响。救火员七手八脚的扭开街边惟一仅有的消防栓接上长长的水管，沉甸甸地拖过街，水柱强力地射向火场，却怎么也敌不过猛烈的火焰，有人提着水桶一桶一桶的灌救，有人抱着幸存的家当拉着老人小孩从灾场逃出来，狼狈的蹲在我们家门前的五角基，惊惶茫然无助

捶胸顿足……原来住政府组屋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！

几次大火之后，对街几乎夷为平地，组屋果然盖起来了，焕然一新，对街跟随着岛国现代化起来了，我们家的房子更显得老土。

你嫌弃过自己的父母老土吗？外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美与丑的定义何在？

弗洛伊德说：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与表面意义相反的意义。

对于一条街，你尽管去诠释，也许受母亲的影响，也许被变换的街景牵引，也许一个岛国要生存“变”是惟一的出路。

任何一种形式的深情，旨在爱与被爱者的身体内衍生意义，局外人只能旁观。

搬离这条街的时候，你绝对想像不到，为这条街建构的“话语空间”竟在转瞬间消失。

坐在对街的麦当劳里，透过玻璃，透过川流不

息的车辆，透过现代化的尘土与喧嚣，遥望一块陪伴我二十年的老招牌、曾经当过我眼睛的一扇旧窗，熟悉而陌生的感觉使我在自己的记忆里“失语”。

以后，还有人相信我说的“故事”吗？

譬如你见过一种36个门的粪车吗？你坐过一种叫“霸王车”却挤得很亲昵的德士吗？你捡过那种五颜六色的巴士车票吗？你爬过一种用木板搭建的行人天桥吗？你见过老鼠和蟑螂在涨水的沟渠里泅泳吗？你猜猫和狗打架谁是赢家？你知道我现在坐着的麦当劳，就是当年的“狮城戏院”吗？身边依然是马来同胞，跟他们一样啃着汉堡，遗憾是我一句马来话都不会说，还有福建话，谁信我在这一条街上混过！没有马来人当了“纱龙”吃榴莲，父亲说我们靠什么长大！你不会明白马来人过年比华人新年对我们家更具意义……局外人不会了解的事，你何苦叨叨念念？

当父亲的灵车从这条街上缓缓开出去的时候，

我们家在街上的历史也就终结了。只是每次午夜梦回，听到的还是街上的车声，风雨中老招牌在摇晃……

母亲说书读不好就去扫街，要不就去倒粪，这些都成了一条街的“传说”。

如果有一天你从东部到市区，不要走泛岛快速公路，也不要选择东海岸公园大道，就沿着樟宜路西行，最好坐在双层巴士左边靠窗的位子上，过了芽笼101巷的街口，留心一块彤红，竖直、楷书的老招牌，那是我半辈子深情所在。不过，很可能是岛国现代化情境里逐渐被遗忘的历史。

28.7.2002